

长风漫过内蒙古草原，黄旗海揽天光云影，静卧于塞北大地。先民依水而居，把文明种在湖畔。岁月悠悠，今人持守护之心，唤清波归来。碧波载乡愁，飞鸟伴流云，这一汪澄澈的母亲湖，书写着人与自然相依相伴、生生不息的大地诗篇。 ——编者

碧水长天黄旗海

□松杉

初春的黄旗海 冀梦 摄

乌兰察布草原腹地，藏着一汪温润的碧水，它就是黄旗海。当地人亲切地唤它“母亲湖”，这片静静存在了千年的湖水，不像江南湖泊那般温婉秀丽、亭台环绕，却带着塞北独有的辽阔与坦荡，以一湖清水滋养一方草木、孕育一方生灵、沉淀一方文脉。它是察哈尔草原上一颗澄澈的明珠，是内蒙古大地上一抹温柔的底色，更是无数草原儿女心底最绵长、最温暖的乡愁。

翻开古老的典籍，早在千年前的《水经注》中，黄旗海便有了清晰的记载，古时称南池、乞伏袁池，其静静伫立在阴山北麓的草原丘陵之间。它是地壳断裂运动孕育出的天然湖泊，历经千万年地质变迁和风雨雕琢，最终形成如今不规则的三角水域，东西绵延20公里，碧波浩渺，水脉悠长。没有大江大河的汹涌澎湃，没有名湖胜景的喧嚣繁华，黄旗海始终安静从容，日出揽清风，日落藏星河，岁岁年年，守望着这片塞外沃土。

初遇黄旗海，最动人的便是满眼纯粹的蓝。这种蓝不浓烈、不张扬，干净得仿佛洗尽尘世烟火。春日的清晨，薄雾轻轻笼罩湖面，朦胧的水汽漫过岸边的浅滩与芦苇，天地间一片静谧。湖水轻轻拍打着湖岸，细碎的浪涛声温柔舒缓，像是岁月轻声的呢喃。远处的低矮丘陵连绵起伏，线条柔和，褪去了冬日的萧瑟，慢慢透出淡淡的青绿。天空是澄澈的浅蓝，飘着几缕轻薄的云絮，水天相接之处，云影、天光、水色融为一体，分不清哪里是天，哪里是水。

行走在黄旗海畔，不必刻意找寻风景，目之所及皆是温柔。岸边的草原平坦开阔，春回大地，青草挨挨挤挤破土而出，从浅绿慢慢铺成翠绿，无边无际。零星的野花散落草丛间，淡黄、浅紫、洁白，小小的花朵迎着微风轻轻摇曳，朴素却坚韧，一如这片土地上淳朴善良的人们。微风拂过湖面，带着湖水的湿润与青草的清香，扑面而来。驻足凝望这片湖水，内心会莫名安宁，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这浩渺碧波包容、消解。

夏日的黄旗海，是一年中最鲜活灵动的模样，生机盎然。盛夏时节，雨量充沛，湖水充盈澄澈，碧波荡漾，层层涟漪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，像是洒满了细碎的星光。湖畔芦苇丛生，一丛丛、一片片，郁郁葱葱，修长的苇叶随风摆动，沙沙作响。浅水滩涂水草丰茂，层层叠叠，在水下轻轻舒展，为水中生灵筑起温柔的家园。

这片湖水自古便是鱼鸟的天堂，承载着一方水土的生机与希望。鼎盛时期的黄旗海，渔业资源极为丰饶，是当地名副其实的鱼米水乡。其中，声名远扬的官村鲫鱼，肉质鲜嫩，味道鲜美，曾登上国宴餐桌，款待四方宾客，成为黄旗海最亮眼的名片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黄旗海更是默默守护着一方百姓，那些岁月里，湖中肥美的鱼虾成为乡亲们的口粮，这份恩情，深深镌刻在一代代当地人的记忆里。

如今的黄旗海，生态日渐复苏，鱼虾再度繁盛，沉寂多年的水下世界重归热闹。成群的鱼虾在水草间穿梭嬉戏，时而潜入深水，时而跃出水面，溅起细碎水花。湖面之上，更是群鸟云集、生机盎然。数百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，黑鹳、东方白鹳、遗鸥、草原雕等国家级保护鸟类常年驻足，成为黄旗海最灵动的风景。清晨时分，百鸟齐鸣，清脆的声音响彻湖畔。白日里，水鸟或贴着湖面低空滑翔，追逐浪花；或立于浅滩礁石，梳理羽翼；或成群盘旋天际，自由翱翔。蓝天白云、碧水芦苇、飞鸟游鱼，构成一幅鲜活灵动的塞北水乡画卷，质朴纯粹，治愈人心。

秋日的黄旗海，褪去了夏日的喧闹，多了几分静谧辽阔、悠远深沉。秋风掠过草原与湖面，带来清爽凉意，也染出了万般秋色。岸边的青草慢慢泛黄，层层叠叠的金黄铺向远方，芦苇抽出洁白的苇絮，秋风拂过，苇絮漫天飞舞，轻盈缥缈，宛如漫天飞雪。湖水愈发澄澈湛蓝，经过秋风的涤荡，干净得不染一丝尘埃，倒映着高远的蓝天、洁白的流云、金黄的草木，光影交错，静谧唯美。

秋日的湖面格外安宁，少有波澜，偶尔掠过的秋风，只会掀起浅浅的涟漪，缓缓荡开。夕阳西下之时，是黄旗海一日中最动人的时刻。落日悬于西边的丘陵之上，橘红色的霞光铺满天空，染红万顷碧波。湖水波光潋滟，金浪翻滚，水天一线皆染余晖，温柔而壮阔。牛羊缓缓走在湖畔草原，归鸟结伴飞回巢穴，晚风轻柔，万物静谧。这一刻，天地辽阔，岁月安然。千百年来，这片湖水就这样静观日出日落、四季轮回，见证草原草木枯荣、人间烟火更迭。

冬日的黄旗海，洗尽铅华，归于素净，尽显塞北的苍茫壮阔。凛冬降临，寒风呼啸，辽阔的湖面慢慢封冻，厚厚的冰层覆盖万顷碧波，将一湖灵动尽数收藏。冰封后的黄旗海，宛如一块巨大的白玉，镶嵌在茫茫草原上，纯净无瑕，广袤无垠。漫天飞雪之时，白雪覆盖了冰封的湖面、岸边的草木，天地间浑然一色，银装素裹，静谧苍茫。

没有春日的生机、夏日的灵动、秋日的绚烂，冬日的黄旗海安静到极致，却藏着最坚韧的力量。万物蛰伏，湖水沉寂，看似一片萧瑟，实则是默默沉淀、积蓄生机。漫长的冬日里，这片湖水静静沉睡，抵御着凛冽寒风，守护着水下的生灵，等待来年春风唤醒。寒来暑往，四季更迭，黄旗海以不同的姿态绽放独特之美，每一季风景，都藏着独属于塞北湖泊的温柔与风骨。

黄旗海的美，不止于四时风光，更在于它沉淀千年的厚重文脉，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见证者。这片湖水孕育的土地，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沃土，距今5500余年的庙子沟遗址便坐落在湖畔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。考古发掘中，50余座房址、百余处灰坑窖穴、数十座墓葬，以及上千件陶器、石器、玉器、蚌器，诉说着远古先民在此繁衍生息、耕耘劳作的岁月。先民依湖而居、逐水而生，靠着黄旗海的滋养，开启了内蒙古草原较早的农耕与渔牧生活，让这片湖水，成为塞外文明的源头之一。

千百年间，黄旗海畔留下诸多历史印记。这里曾是古代战场的风云之地，参合陂之战的硝烟曾在湖畔上空弥漫，铁骑驰骋、金戈铁马的往事，沉淀在湖畔的黄土与山石之间，为温柔的湖光山色添了几分凝重。清代，这里是察哈尔正黄旗属地，黄旗海也因此得名。世代居住于此的察哈尔蒙古族百姓，逐水草而居，以湖为邻，以牧为业，在湖畔草原放牧牛羊、繁衍生息。

千百年来，黄旗海滋养着草原、孕育着文明、养育着众生，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湖。老一辈当地人的生活，从来都与这片湖水紧密相连。旧时的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渔民便划着小木船驶入湖中，撒网捕鱼，碧波之上，小舟摇曳，渔网翻飞，那是最质朴的人间烟火。湖畔的牧人赶着牛羊来到湖边饮水，成群的牛羊散落草原，低头啃食青草，湖水潺潺，牧歌悠悠，岁岁年年，皆是安宁祥和的田园光景。

春夏时节，乡亲们会来到湖畔采摘野菜、收割芦苇，芦苇可编筐织席，维系着日常生计；秋冬时节，冰封的湖面成为孩童们的天然乐园，孩子们在冰面上嬉戏玩耍、追逐打闹，清脆的笑声回荡湖畔，成为一代人最珍贵的童年记忆。在当地人心中，黄旗海从来不止是一处风景，是生活、是依靠、是牵挂、是归宿。它用甘甜湖水浇灌沃土，用丰饶物产滋养百姓，默默守护着一方烟火。

可这片温柔的母亲湖，也曾历经沧桑，走过一段沉寂的岁月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，受气候干旱、降水减少等多重因素影响，黄旗海湖水日渐减少，水域面积不断萎缩，盐碱化加剧，曾经清澈的碧波变得黯淡。随之而来的，是鱼虾锐减、鱼群消失，曾经繁盛的渔业逐渐衰落。岸边的芦苇枯萎，草木凋零，鸟儿远离故土，昔日水草丰美、水鸟翔集、鱼跃湖面的水乡盛景渐渐消逝。

那段岁月，黄旗海变得萧瑟沉寂。看着日渐憔悴的母亲湖，当地人满心惋惜与牵挂，盼望着湖水复清、草木复盛、生灵归来。守护黄旗海、修复母亲湖生态，成为所有人共同的心愿。

所幸，岁月不负深情，守护终有回响。多年来，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的理念，倾力守护这片碧水净土，持续开展生态治理、水质改善等一系列保护举措。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坚守与耕耘，终于让沉寂的黄旗海慢慢苏醒、重焕生机。

如今的黄旗海，已是焕然一新。湖水重回澄澈湛蓝，水质持续改善，盐碱化问题得到有效治理。消失多年的鱼群再度繁盛，穿梭于碧水之间；荒芜的岸边重披绿装，草原植被覆盖度大幅提升，芦苇丛生，草木葱茏，满眼苍翠。阔别已久的珍稀鸟类纷纷回迁，在此安家筑巢、繁衍栖息。曾经萧瑟沉寂的母亲湖，终于重现水草丰茂、碧水长天、万物共生的千年盛景。

重生后的黄旗海，比往昔更清澈、更动人。它不再仅仅是滋养一方水土的湖泊，更是内蒙古生态治理的生动答卷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美见证。清风拂过碧波，湖水缓缓荡漾，带着新生的希望，滋养着草原，温润着岁月。

行走在今日的黄旗海畔，看着碧水连天、芳草萋萋、群鸟翩飞、牛羊悠然，心底满是温暖与感动。这片湖水历经地质变迁，看过文明更迭，历经繁华，走过沧桑，终得新生。

对于每一个察哈尔儿女而言，黄旗海是刻在骨血里的眷恋，是融入烟火的乡愁。它藏着祖辈的耕耘岁月，藏着童年的纯真时光，藏着故土最温柔的模样。无论走多远、行多久，这片碧水蓝天、这片湖光草原，永远是心底最安稳的归宿。

这一汪塞北碧水，承载着千年文脉、百年烟火，历经沧桑而愈发澄澈，阅尽风雨而愈发从容。它是草原的眼眸，是大地的诗行，是内蒙古大地上永不褪色的风景。

山水人文



黄旗海的日出 冀梦 摄

北国风光 BEIGUOFENGGUANG

以文结缘，与时代同行

□宋复泉

我与《内蒙古日报》副刊“北国风光”结缘40多年了。既称得上“结缘”，就不是一般的认识和交往。其间的许多故事，一直铭刻于心，成为自己文字生活中鲜明的印记。这里，讲一件相隔多年、至今仍难忘的往事。

1988年，我到乌兰察布一个县的贫困乡参加包扶工作。那时候，许多有实际价值的事，不叫“做”和“办”，而叫“跑”，诸如“跑项目”“跑投资”等。我很快也和“跑”字打上了交道，吃了“跑”字的苦头，对这个“跑”字有了深切的认识。于是，我即兴写了一篇时评，或者算是杂文吧，题为《“跑”字的时髦与悲哀》，刊发在“北国风光”上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文章一经刊出，便引发了社会关注。除了媒体同仁给予赞许外，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也对这篇短文产生了兴趣。在一次聚会上，两位年轻人问我：“您就是写‘跑’字文章的宋老师吧？”这一问，让我感受到“北国风光”这方文学园地温润绵长的感染力。一篇不足千字的小文，正因为刊发在当时受到不同群体高度关注的版面上，才有了超出预期的影响，使文章的观点得到更广泛的关注。

这是一个老故事了。当年的见闻，如今回眸，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今天，我们不仅实现了贫困地区的全面脱贫，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大道，而且在干部作风建设层面，“让群众少跑腿，干部要多费心”“想群众所想，急群众所急”等理念，已经成为新时代吹拂大地的一缕缕清风。“跑”这“跑”那，已经成为群众十分厌恶的歪风邪气。当年那篇关于“跑”字的文章，就其本身而言，无论是思想境界、语言风格，还是文章格局和文字表达，都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老故事，新体验。阅读今天的“北国风光”，篇篇洋溢着新时代的繁荣景象，给人以自信和力量。与此同时，也让人很自然地思考，在融媒体传播时代，如何推动多种传播方式深度融合。

如今，人们接受多媒体信息，一部手机即可完成。面对这样的传播大势，不少专家认为，最佳的融合状态就是不同传播平台“各就各位，各显其长”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：首要的问题是，传统媒体，诸如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，如何在融媒体传播链条中高质量地实现自身价值？回到本文的话题，报纸副刊如何顺应潮流，成为一张报纸的重要门面？进而言之，文学副刊如何才能做到一些名家所期望的“气韵生动”“人文盛景”“时代情怀”？所有这些都是大问题，也是必答题。尽管不能用一两句话、一两篇文章解决全部问题，但从一家之言到多家之言，终能汇成解决问题的坦途。

数十年来，“北国风光”的编辑换了几茬，我一直与文学副刊的编辑保持着联系，正是他们的鼓励，使我这个老媒体人对报纸宣传工作，尤其对文学副刊，始终心存敬畏。他们对我文章中的笔误、不当表述和语言偏颇，都会作一些修正，让我一直心存感念。

时下，副刊的改革和创新，已经成为报纸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。一张大报，八个版面，副刊的作用越来越突出。一些流量较大的新媒体产品，细细品味，也能看到副刊编创的影子。副刊任重道远、重担在肩，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。

新时代，新气象。“北国风光”是创刊历史较长、在省级党报中知名度较高的文学副刊，有相对稳定的供稿队伍和阅读群体，也有良好的传播口碑。不同年龄段的文学爱好者，都有它的读者和朋友。王蒙先生今年为《人民日报》副刊“大地”撰文时说：“中国报纸副刊是一绝，很多大人物都在副刊上发表作品，很多重要作品始于副刊，很多著名作家本身曾是副刊编辑。可见，这是一块值得珍视、值得耕耘的精神文化园地。”王蒙先生的话，是真知灼见，也是进取良言。面对融媒体传播的新形势，可以说，副刊正迎来崛起与创新的好时机。真诚希望“北国风光”能够以文立刊、以质致远，选精拔萃、守正创新，让方寸之地铸就新时代的文化乾坤，切实做到副刊不“副”，强门立户。

翼缘副刊

草原月吟（五章）

□王志勇

月光

清清淡淡，薄云托不住流泻的月光。散散浅浅，草地静卧着酣睡的牛羊。泛着白光的淖尔映着吃夜草的马群，被套马杆钩住的月亮，在夜空中摇晃。

蒙古包前那棵百年古榆，被拴马绳磨出了包浆。额吉半蹲在牛身下，“唰唰”挤满了一桶牛奶。

孤独的夜，晚风吹散了草的清香。月亮用浮云半遮面，雾蒙蒙的眼神映出幻化的山影。草原上的小溪流像柔软的绸带，发出均匀的呼吸，吐纳天地之精华。溪边吃夜草的马群咀嚼夜的宁静，偶尔还打一个响鼻。几条小泥鳅穿梭着，让夜色流动起来。

心如镜，也如月。雪花飘落，却没有摇醒沉睡的风铃。

月亮湖

月亮湖形似月牙，只有等月光流泻下来，才能显现湖水。平时，它深深埋藏在齐腰高的草里。月亮湖懂音乐，当舒缓的马头琴拉响，它那细长的湖水伴着月光，像绸缎般起伏着，跟着节奏流向远方。当一瓶烈酒点燃，它也会兴奋起舞，溅起无数朵浪花，在草茎间漫步。

苍远的夜空，伸出一只手，放下一面镜子。镜子里有你我，还有无数个草木的前身。

觅食归来的天鹅，惊醒了喳喳叫的幼雏。天际现出一丝晨光，像是被天鹅划破的口子。

牧马

马善食夜草。月光下，淖尔闪动着光亮，像碎掉的镜子，一片片散落在草丛间。草原的淖尔，就是雨水积成的水泡。大的可以连成片，像一个小湖；小的零散分布，宛若诗中的句号。

有淖尔的地方，往往还伴有一块泛着白雾的盐碱地，是许多动物补充盐分的地方。碱性的土地让各种动物蜂拥而至。夜里，马群的到来打破了宁静，让静美的画面动了起来。

流泻的月光沐浴着马群。它们尽情吃草，享受月光，也把嚼碎的草香抖向夜空。几声响鼻惊醒了芦苇丛中熟睡的野鸭，“呱呱”叫着扑向湖心。

牧马的汉子抱着套马杆，悠闲地躺在半山坡的草丛里。他的坐骑静立一旁，时不时低头啃几口野草。草香弥漫在空中，远山朦胧，在月光里勾勒出一条线。

篝火

篝火是草原原生的，如蝶起舞，翩翩而动；也如暮色里的长调，拨动月牙似的琴弦。踏响草地的足音，就像沸腾的奶茶。肉香、酒香弥漫在夜风里，篝火不时发出声声炸响。

一曲舞，一杯酒。摇曳的小草含醉晃动。路过的几只狐狸，躲在远远的土坡上，眼睛闪着绿绿的光。

篝火旁的孩童，拿着呲花的烟火，在人群中穿梭。

这个夜晚的时长没有限制，只有尽兴。这是草原一生的压缩版，而且还在不断续写、不断增添。

激昂的夜，续写的是激情，是对草原、对故乡深深的眷恋。当母亲河伴着月光流淌时，那浑厚的中音即将穿越辽远的苍穹。

草原的夜色唯美，像一幅素描画，简单又质朴。多一笔则添足，少一笔便失美。

当你望向戈壁，戈壁的风声已渐渐平息；当你望向沙漠，浑善达克沙地正铺展绿意。一条条柏油路通向草原深处，机井、风能、太阳能设施随处可见。

草原的夜，能让你想得太多太多……

旷野

向晚的风，吹出一棵秋草的哀鸣。

一只落单的雁飞过，扇动的翅膀与小草的摇曳相呼应。温情的风，轻轻地从身边走过，让飘起的炊烟牵住渐渐远去的云朵。

流泻的光扫视着多彩的土地，让小草感到了慰藉。此时，倘若你能读懂秋草的孤寂，或许，太阳在落山前，会给你颁发一张夜行的路条。

望着遥遥的天际，小草的心里早就装满了海水。

心语入弦